

<<两个人的芬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两个人的芬芳>>

13位ISBN编号：9787540443016

10位ISBN编号：7540443014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骆平

页数：2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两个人的芬芳>>

### 内容概要

《两个人的芬芳》是四川女作家骆平的个人散文集，书中具体收录了：《湄公河的寂夜》、《真丝情怀》、《魔法男人》、《你是我的英雄》、《丝巾与甲壳虫》、《万宝龙的落雪》、《在丽江，暧昧低飞》、《当时已惘然》、《缤纷的红，温淡的蓝》等文章。

## <<两个人的芬芳>>

### 作者简介

骆平，女，197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现供职于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已出版长篇小说8部，分别是《真的爱你》（花城出版社）、《锐舞派对》（长江文艺出版社，获得第五届四川文学奖）、《迷乱之年》（漓江出版社），“大学三部曲”《江城》、《绿门》、《蓝桥》（作家出版社），《爱情有毒》（人民文学出版社），《药道》（湖南文艺出版社）。

另有散文集《两个人的芬芳》（湖南文艺出版社）。

## &lt;&lt;两个人的芬芳&gt;&gt;

## 书籍目录

第一辑 1993年亲爱的伦巴家住狮子山蝉唱·蛙鸣·鸟啼当时的月光犹记得，当年深隐从干净的清晨开始梦想我的草木城市香樟树的记忆有首歌叫十年1993年亲爱的伦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玫瑰茶与木版画两个人的芬芳我折腾我快乐金色向日葵茉莉香片风逝的温柔童话凶猛2046桂花香出租车上白日梦空心岁月第二辑 一个人的地老天荒干干净净的初恋暖风深蓝色格子手帕青梅竹马月亮的脸爱是春天最绿的植物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一个人的地老天荒时光倒流七十年人淡如菊感情动物温柔的摇滚昨夜西风四月裂帛第三辑 停在我心里的温柔痛并且快乐着番茄情人停在我心里的温柔车前草茉莉绽放欲望号街车紫色蛊惑火山里的爱情惊世骇俗的真情告白一场游戏一场梦红水芋蓝水芋，我那繁花般的爱情美女朵朵的感情生活陪他一段坐看缘起缘灭贴身暗影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倾国倾城心中还滴着昔日的雨点诗人生活第四辑 男人的芭蕾香事纷繁安冬尼娅之花馥郁的生活主张悻悻的寂寞烟花像中国红啦飞驰湄公河的寂夜真丝情怀魔法男人你是我的英雄丝巾与甲壳虫万宝龙的落雪在丽江，暧昧低飞当时已惘然缤纷的红，温淡的蓝红楼梦最差妻子人选——王夫人红楼梦被忽略的最佳妻子人选——贾母红楼梦最佳丈夫人选——贾雨村红楼梦中不能嫁的男人——贾宝玉红楼梦最佳情人人选——平儿黑白玫瑰怒放的爱情第五辑 我来了，我是那个含泪的射手我来了，我是那个含泪的射手微风中的信物破碎的破碎的温柔冬天的风之花青木瓜之恋情书的故事飞鸟和游鱼海市蜃楼冷的记忆

## &lt;&lt;两个人的芬芳&gt;&gt;

## 章节摘录

从前，对于菜花有点惧怕。  
家里的大人说，菜花黄了，狗就疯了。  
狗一疯，便藏进广阔的菜花地里，遇人经过，猛扑猛咬，速度奇快。  
被疯狗咬过的人会患上恶疾，趴在地上汪汪叫，捡肉骨头吃，逮谁咬谁，包括狗，简直可怕至极。  
年纪小的时候，总觉得狂犬病患者不是病死的，而是脏死的。  
长辈们教的绝招是，疯狗虽凶猛，但反应有问题，尤其不擅转弯，因此见了不对劲的狗，只要不停地绕着弯跑，一定能摆脱。  
这法子究竟灵验不灵验，不知道，没机会尝试。  
至于狗发疯与油菜花的关联，也不晓得是否类似于花痴症跟季节的关系。  
其实在春天的植物里，菜花是比较贱也比较嚣张的一种，其整体的恢弘壮丽十分抢眼。  
菜花泛黄，是在二月末，但真正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却是在三四月间。  
起初是含蓄温柔的一点颜色，几乎是在刹那间，如烈火干柴一般的，就成了厚实绚烂的一片。  
原野里的菜花，多半绵延数公里，烂醉深浓，看久了使人眼晕。  
有情致的却是水边的，不求水质至清，映着微黄的花、苍绿的茎叶，疏朗摇曳，倒有古典诗词的浅淡婉约。

家住的地方，叫做狮子山。  
实则无山，不过一带迤逦缓坡，散布着阡陌纵横的田地以及百余家花农，一道铁轨蔓延其间，不时有火车轰鸣而过。  
早年间，这里颇为热闹，春来满眼花枝荡漾，一派绿肥红瘦。  
似乎有一两年间周遭的农民甚至圈起绳子来卖门票。  
可惜坡壁绵长，处处是缺口，防不胜防，稍微熟悉路径的，必定有办法逃过票口。  
票没卖出几张，抬眼看，却是游人如织，只得罢了。  
附近花农众多，二月菜花黄，三月桃花盛，四月槐花开。

狮子山有花有坡有树林。  
在微醺的风里，喝茶赏花，是一景；在较为空旷的农田里放纸鸢，是一景；在菜花地里朝着过往的火车挥手喊叫，又是一景。  
那些年，周末的去处甚为有限，拖家带口挤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狮子山感受野趣的大有人在。  
餐馆也没有，花舍也没有，自己带一块塑料布，寻个平坦处，摆出糕点甜食，吃得津津有味，若特意准备了一罐卤鸡爪，那便是美馐了。  
后来有了穿行的商贩，卖丁丁糖，卖豆花凉面，卖雪糕。  
再后来有了露天茶舍，五分钱一杯的红白茶，热气腾腾，茶舍发展壮大，成了后来的农家乐。  
农家乐茁壮成长，占了花地修院落，花树骤减，喝茶的人少了，看花的人也少了，春游的人坐在牌桌边。  
那是后话了。

周围有学校。  
学生喜欢在这儿野炊，挑背风的林子，刨一个坑，垒起灶，填上树枝树叶，生起火来。  
大多煮饺子抄手，买现成的皮和馅儿，包好就下锅。  
正儿八经炒菜焖饭的，却是少数。  
大学生往往携一台录音机，大声放着流行歌曲，邓丽君、龙飘飘，甜腻的嗓子，哀怨的表白。  
野炊过后，留下一个个黑漆漆现成的坑洞，下次来的人就省事了。

那时我上小学。  
小孩子的眼睛里，狮子山也算山，高大逶迤。  
我们的口头语是：走，去爬狮子山。  
所谓的“爬”，倒是货真价实，专拣那没路的斜坡，抓住乱藤野蔓，手脚并用，攀缘而上，胸中充满探险者的豪情，很是痛快。

## &lt;&lt;两个人的芬芳&gt;&gt;

野炊是每年春天的必修课，早早地就明示暗示着班主任，早早地就拉帮结派搞着小组织，早早地就闹着吃什么喝什么，最后仍旧是包饺子。

但包饺子也包出了花样，包成兔子形状的、波浪形状的，什么都有，完了煮一锅糊糊的面皮肉末，照样吃得香。

记忆最深刻的那一次，大概十岁，或者是十一岁的样子。

与一名皮肤很白、眼睛很黑、洋娃娃似的男生在一组。

吃过饭，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婆婆佝偻着经过，背了半背篋柴火。

那男生见状，立即把剩下的柴啊树枝啊全给了她，额外还塞给她一瓶尚未启开的汽水。

我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爱上他。

我被我的初情折磨着，天天穿了自以为漂亮的毛衣，想尽办法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仿佛置若罔闻，渐渐地我也忘了我的爱，不再理睬他。

如今想来，很是感慨。

想想那场模糊的感情旧事，年少时竟懂得选择心地善良的男孩子，竟懂得搔首弄姿去争取，竟懂得在恰当的时间放弃，简直可以用来做一本《少女情怀指南》。

原来十来岁的小女孩子真是不可小觑。

可惜啊，长大以后，我是个最糊涂、最执著又最爱死撑的女子。

前两年，喜欢邀城里的朋友逛一逛花事衰减的狮子山。

朋友临走时总要兴致勃勃买一束新摘的马蹄莲。

如今种植马蹄莲的花地已不复存在，狮子山的好些花田变成了柏油路，花没有了，树林也没有了。

春天再来时，我坐了很久很久的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隔着车窗，看别处那满山满坡的菜花开。

父母供职的学校在远郊，毗邻乡村。

当时车路并不畅通，公交车拥塞不堪，车程冗长，到市区溜达溜达，往往是一桩大事，因而大伙都怀着一颗老农般朴素的心，将乘车外出称为“进城去”。

进城去，也便由此成为生活质量的标志，成为一种懂得情调享受生命的象征。

然而风水轮流转，而今闲适的市民，逢假日举家前往农家乐，在苍绿的植物棚架下，坐着吱呀作响的竹椅，打一天的小麻将，吃两餐野菜野果，美其名曰聊聊天、透透气。

真不一样了。

当年，我们的房子恰在围墙边，墙内是高等学府错落有致的建筑群，墙外却是广袤田舍。

家住五楼，虽无楼顶花园之趣，但眺望农人稼穡的田园风光，倒是别有一番韵致。

放学后，我喜欢呆在阳台上，搬了小桌小椅，先写作业，然后伸伸懒腰，靠在。

扶栏边，看风景。

抬头是一卷浓墨重彩的国画，天空云舒云卷，斜阳如炽。

我常细细琢磨：天边那发红的一块，是不是课文里读到的火烧云？

俯身则是一幅清淡隽永的素描，是粗铅笔潦草勾勒出的那一种：匆匆收工的农人，头戴斗笠，挑一箩筐农具，行进在小径上，稀稀落落的，间或过去一个，又一个。

夏季炎热，农夫总在黄昏劳作，执一黑色大水瓢，从一眼小井中舀出水来，均匀地泼在田地中。

目力可及的那片地，作物甚丰，主要是各色蔬菜，间或点缀一小簇花田，开红玫瑰，开马蹄莲，在那时都属稀罕的品种。

田中央还搭有一破旧木屋，仅一床一褥，早年尚有壮年汉子居住看守，后来渐渐荒废了，也许是偷窃瓜果的贼已然绝迹，且一担果蔬的损失亦不再事关温饱吧。

后来，田地征用。

那一年的秋天，割了最后一茬韭菜，农人便搬离了。

围墙拆迁，改建到百米之外，圈进很大一块农田。

那田，荒芜了好几个月，在丰腴的地里，竟缓缓长出一些绿苗。

雨水一阵一阵下过，于是又看见油菜花开、花谢，菜叶疯长。

掐回一把来，用白水煮了，平素被我百般抗拒的苦油菜居然有了一股淡淡的清甜，无比美味。

那时恋慕的一个男生，就住在对面楼房中，中间隔着一棵丰茂大树，树叶恰恰阻拦了我彷徨的视

## <<两个人的芬芳>>

线。

至夜，从枝叶的间隙处，可窥见他窗口的灯，暧昧、暗淡，随风晃动不休，一如我盲目的初情。从爱上他开始，爱上了诗，在落日的阳台上，凭栏背诵了不少凄伤的古典诗句，例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等；《诗经》里生僻的句子，也统统念过。

母亲后来年高体丰，爬楼梯吃力，迁至低层。

其时，周遭农田已成宽阔马路，商厦林立，车流熙攘。

令人快慰的是，新家仍在围墙边，墙外是残存的农舍竹篱，攀至高处，可见池塘田地，茂密的竹林深处散落着农家小院。

可惜家住二楼，为高墙所阻，只偶见探过墙头的树枝。

有好事者将墙壁凿一小洞，到了春天，洞口便有了桃花的殷红、梨花的霜白。

墙内是一处坡壁，房屋落成后，种植了好些秧苗。

起初未知端倪，年月渐逝，林木成荫，杂草蔓延，有鸟飞来，在树中做窝，终日可闻清脆鸟语。

一家居城中的朋友在此借宿一夜，翌晨惊叹道，我听见真正的鸟叫了！

不止鸟啼，在盛夏的夜晚，屋外尚有虫声，有蝉唱，有不远处隆隆而过的火车轰鸣。

最为难得的是，墙外池中羁留着一群青蛙。

每至夏秋之夜，蛙声齐鸣，如鼓鸣山涧，起伏跌宕，骤起骤歇，至黎明，戛然而止。

我的睡眠因此而热闹起来，有美梦厮守，有天籁缠绵。

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在所谓的高尚社区里，人工修剪的草坪绿茸茸的，花圃缤纷，泳池湛蓝

。入夜了，躺在床上，万籁俱寂，没有任何声响，我突然失眠了。

在无眠的恍惚中，有蛙鸣、鸟啼依稀而来，有泥土的郁香依稀而来，有风过竹林时的窸率依稀而来——想想看，回不去的，何止是青春年少的情怀，还有，还有我那酣睡蛙声里的夜。

## <<两个人的芬芳>>

### 编辑推荐

四川女作家骆平推出八部畅销长篇小说后，近日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其个人散文集《两个人的芬芳》，该书共分五辑，收录了骆平散见于《中外少年》、《女友》、《知音》、《女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时尚刊物的大量散文、杂文，其中有不少美文至今仍在网上活跃。

<<两个人的芬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